



DANGDAISHIJI
CHANGXIAOSHU
W E N K U

(美) 考琳·麦卡洛

荆棘鸟 (上)

荆棘鸟

作者 考琳·麦卡洛(澳大利亚)

(上)

远方出版社

主 编：石 坚

责任编辑：亦 然

当代世界畅销书文库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3 字数：3294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95-486-0/I·105 全 10 卷定价：890.00 元

序 言

畅销书，就是那些最为读者喜爱，卖得快，销量多的书。一部作品产生了街头巷尾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除了文学要素外，绝然还有它内在的东西，当然这种内在的东西不是我们几句肤浅的话所能涵盖的，只能由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细细品味。但有一点，这种内在的东西肯定是合乎时代潮流、迎合读者心理，开启读者心智的，是令读者群体产生共鸣与震撼的，它体现了一种思想、一种力量、一种个性。事实上，在当代——全球范围内的文学冷漠时期，一部畅销书的产生较以往更具有挑战性。原因在于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与十八十九世纪、甚至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相比，裂变的更加个性、更加丰富，人们也变得日益成熟与老到，对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充满了怀疑和不屑。许多曾被时髦挟裹到文学里的人早已远离文学，过去人们阅读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名著所产生的激动，盲从或单纯的被感召随着岁月的流失已不复再现，替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思考。文学若再度激起人们的兴奋，自身就必须更加个性、智慧。所以在当代能骚动读者购买，获得读者欢呼的小说一定是具有独到之处的小説。

《当代世界畅销书文库》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当代世界上最具权威和影响的畅销书榜的榜尖作品，是畅销书

系中最畅销的那部分。这些作品以欧美现代社会生活为背景，全方位向您展示欧美各国的社会习俗，人文思想，以及极具风格的异域风光和风土人情。不仅受到读者的青睐，也普遍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其中大部分获得了重大文学奖项，有的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改编成音乐剧，有的一直有读者请求作者为之续作。我们把这些作品选编在一起，方便您阅读欣赏。你会在轻松、迷醉的阅读中领略当今世界新时代的风彩，尽而让世界文化熏陶自己，让新时代的思想、力量激励鼓舞自己。

编 者

二〇〇一年八月

目 录

第一部	梅 吉 (1915—1917)	1
第二部	拉尔夫 (1921—1928)	61
第三部	帕 迪 (1929—1932)	203
第四部	卢 克 (1933—1938)	269
第五部	菲奥娜 (1938—1953)	409
第六部	戴 恩 (1954—1965)	507
第七部	朱丝婷 (1965—1969)	635

第一部

1915—1917

梅^{14岁}吉^{6岁}

國家圖書館
1012-1011
第一版

1

1915年12月8日，梅吉·克利里过了她的第四个生日。妈妈收拾好早饭的盘碟，不声不响地把一个褐色的纸包塞到了她的怀里，叫她到外面去。于是，梅吉便蹲在前门旁边的金雀花丛背后，不耐烦地扯了起来。她的手指不灵活，那包包又扎得挺结实。它有几分像是波利尼西亚人开的杂货店里的东西，这使她觉得，不管它里边包的是什​​么，反正不是家里做的，也不是捐赠的，而是买来的。这可真了不起。包的一角露出了一个好看的淡金色的东西。她更加起劲地扯着那纸包，扯下的长长的纸条乱成一团。

“艾格尼丝，啊，艾格尼丝！”她无比爱怜地说，朝在扯得稀烂的套子里躺着的布娃娃眨眨眼。

真不简单啊。梅吉有生以来只进过一次韦汉的杂货店，那是远在5月间的事了。因为她已经是像样儿的姑娘了，所以她就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妈妈身边的小车里，激动的心情使她对满架货物目不暇接，记不胜记。但那个放在杂货店柜台上的。穿着粉红色锦缎裙子、上面缀满了米色花边的布娃娃艾格尼丝，她却看得清楚，记得真切。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心里就管它叫艾格尼丝了，这是她所知道的惟一的足以配得上这个无与伦比的小东西的漂亮名字。然而，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她空怀惆怅地思念着艾格尼丝。梅吉没有布娃娃，也不知道小姑娘总是和布娃娃联系在一起的。她高高兴兴地玩着她哥哥们丢下的哨子、弹弓和玩旧了的兵偶，两手弄得肮里肮脏的，靴子上沾满了泥点。

她从来没想过和艾格尼丝一块儿玩。现在她轻轻抚弄着那粉红色裙子的褶边，这裙子比她所见过的女人身上穿的都要华丽。她温情脉脉地将艾格尼丝抱了起来。这布娃娃的胳膊腿儿是接榫的，可以随意扳动。甚至连她的脖子和纤细、匀称的腰肢也是榫

的。她那金色的头发梳成了漂亮的高高的发誓，上面插满了珠子，别着珠花别针的米黄色三角披肩围巾上隐隐地显露出她白色的胸脯。画在骨灰瓷上的脸蛋儿非常美丽，瓷面没有上釉，这使那精心画出的皮肤显出一种天然的、无光泽的肌理。那对闪耀在真毛发制成的睫毛之间的蓝眼睛栩栩如生，虹膜周围画着深蓝色条纹和色晕。看得着了迷的梅吉还发现，当艾格尼丝向后倾倒到一定程度时，她的眼睛就台上了。在她的一侧微红的面颊上方，有一颗黑色的美人痣，她那颜色略深的嘴微微张开，露出了洁白的小牙齿。梅吉把布娃娃轻轻地放到膝盖上，舒适地交叉起双脚，坐在那里一个劲儿地瞧个没完。

当杰克和休吉沙沙地穿过靠近栅栏的那片长柄镰割不到的草地走过来时，她依然坐在金雀花丛的背后。她的头发是典型的克利里家的标志，克利里家的孩子们除弗兰克以外都长着一头微微发红而又浓又密的头发。杰克用胳膊肘轻轻地捅了一下他的兄弟，兴奋地指了指。他们相互龇牙咧嘴地笑了笑，分成了两路，装出正在追赶一个毛利叛逆者的骑兵的模样。可是梅吉一点儿也没听见，她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艾格尼丝，自顾自地轻声哼唱着。

“梅吉，你拿的是啥呀？”杰克大喊一声，扑将过去，“给我们看看！”

“对，给我们看看！”休吉格格地笑着，包抄了过来。

她把市娃娃紧紧地搂在胸前，摇晃着脑袋：“不！她是我的！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给我们看看，快！我们就看一眼。”

骄傲和喜悦占了上风。她举起了布娃娃让她的哥哥们看。“你们看，她漂亮吗？她叫艾格尼丝。”

“艾格尼丝？艾格尼丝？”杰克毫不留情地取笑道，“多傻气的名字呀！你干吗不叫她玛格丽特或贝蒂呢？”

“因为她就是艾格尼丝嘛!”

休吉发现布娃娃的腕节是结样的，便打了声口哨。“嘿，杰克，看哪！它的手能动！”

“哪儿？让我瞧瞧。”

“不！”梅吉又紧紧地搂定了布娃娃，眼泪汪汪，“不，你会把它弄坏的！噢，杰克，别把她拿走——你会把她弄坏的！”

“呸！”杰克那双小脏手紧紧地抓住了梅吉的腕子，“你想来个狗吃屎吗？别哭哭啼啼的，不然我就告诉鲍勃去。”他将她反转过去，直到她的皮肤变得青白。休吉抓住了娃娃的裙子，拉着它说：

“给我，要不我真使劲儿啦！”

“别！别这样，杰克，求你别这样！你会把她弄坏的，我知道，你会弄坏的！哦，你别动她吧！别把她拿走，我求求你！”她也顾不得被粗暴地攥住的手腕，只是紧紧地抱着布娃娃，一边哭着，一边乱踢着。

“拿到喽！”当布娃娃从梅吉交叉的前臂中滑落下来时，休吉欢呼了起来。

杰克、休吉和梅吉一样，也觉得那布娃娃迷人极了，他们脱下了她的外衣、裙子和长长的、带花边的内裤。艾格尼丝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任凭男孩们拉拉扯扯。他们一会儿把她的一只脚强扭到脑后，一会儿又叫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脊背，所有想得到的柔软术他们都让她做遍了。梅吉站在一边哭着，他们根本就不加理睬。她没想到要寻求什么帮助，因为在克利里家里不为自己去争斗的人是得不到什么帮助和同情的，女孩子们也概莫能外。

布娃娃的金发被掀掉了，那些珠子转眼间就飞到了深深的草丛里，不知去向。一只肮脏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踩到了被丢弃的衣服上，使那缎子面上沾满了从铁匠铺子里带来的油污。梅吉跪了下来，发狂似地在地上扒找着，收集着那些小巧玲球的衣裤，以

防它们再受损害。然后，她开始在她认为珠子可能散落的地方拨草寻找。她泪眼模糊，这是她心中从本体验过的痛苦，因为到目前为止，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值得悲伤的事呢。

弗兰克“咿”的一声将蹄铁扔进冷水里，然后直起了腰，这些天来腰已经不疼了，这也作是因为他对打铁已经习惯了吧。以前，他的父亲总是说，六个月以后就不会疼了。可是弗兰克很清楚，他与锻炉和铁砧打交道已经有很长的时回了。他怀着憎恶与怨恨的心情掐指度日。他把锤子扔到工具箱里，用颤抖的手将又长又直的黑头发从前额掠开，把破旧的皮围裙从脖子上拽下来。他的衬衫放在角落里的一堆稻草上，他步履沉重地向那角落走去，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凝视着那铺子的龟裂的墙壁，就好像它不存在似的。他黑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出了呆滞的神色。

他个头很矮，还不到5英尺3英寸，依然瘦得像个少年，不过，那裸露的肩头和双臂却由于操锤劳作而显得肌肉发达；那又白又光滑的皮肤上有一层汗水在闪闪发亮。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颇有异国的风味，双唇丰厚，鼻梁宽阔，不同于家里人的模样，不过他母亲那方面有毛利人的血统，这在他的身上表现了出来。他已经快16岁了，而鲍勃刚够11岁，杰克10岁，休吉9岁，斯图尔特5岁，小梅吉3岁。这时，他想起来了，今天是12月8日，梅吉该4岁了。他穿好衬衫，走出了铁匠铺。

他家的房子坐落在比铁匠铺和厩棚高出一百来英尺的小山顶上。像所有的新西兰房子一样，那房子是木头的，零零散散地占了很大一片地面。那是一座只有一层楼的房子，从理论上说，如果来一次地震的话，还有一部分可能会保持不垮的。房子四周长满了金雀花丛，眼下，正怒放着一片艳丽的黄花，草地葱绿而繁茂藏蕤，像所有的新西兰草地一样。即使是在仲冬季节，背阴处的白霜有时终日不化，草地也不会变成棕褐色，至于那漫长温暖的夏日则只能使它更加郁郁葱葱。那缓缓飘落的细雨不会伤害所

有滋生着的植物所激发出来的柔和的芳香。这里没有雪，阳光充足，恰到好处，使万物滋长而从不蔫萎。新西兰的惊雷与其说是自天而降，倒不如说是拔地而起。这里总是潜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等待的气息，那不可捉摸的战栗和锤击，事实上像是从脚板底下传来的。因为在大地的下面，潜藏着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这力量在30年前曾使整整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无害的山峰边缘的裂缝里蒸汽咆哮着奔涌而出，火山的浓烟直抵云天，山间的河川淌着热气腾腾的水流。巨大的泥浆湖抽锅似地沸腾着。海水神出鬼没地拍击着悬崖峭壁，当下一个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这些峭壁或许已经不复存在，而不能前来迎候了。在某些地方，地壳表面的厚度只有900英尺。

然而，这是一片温厚的、景色优美的土地。房子的远方，伸展着一片迤迤起伏的平原，它像菲奥娜·克利里订婚戒指上的绿宝石一般翠绿，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成千上万的黄白色的团状物，走近时方才看出那是成群结队的绵羊。蓝天衬托着起伏的丘陵，高达10,000英尺的埃格蒙特山拔地而起，它那斜插入云的山坡上依然白雪皑皑，两麓的对称是如此的完美，甚至像弗兰克那样每天都能看到它的人也总是赞叹不已。

从铁匠铺子到自己的家要走一段颇为费力的路，但是弗兰克却走得相当快，因为他知道慢走是不行的，他父亲的吩咐是不容含糊的。就在他拐过屋角的时候，他看到了金雀花丛旁边的那帮孩子。

梅吉的布娃娃是弗兰克撺掇他妈妈到波利尼西亚的杂货店里买来的，可到现在他也不甚明白是什么驱使她去那样做的。她并不热心于生日赠送礼物，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没有钱去买。以前，她也从来没给哪个孩子买过玩具，给他们买的全是衣服。过生日和圣诞节是他们添置少得可怜的衣服的机会。然而，梅吉显然在她惟一的一次进城的机会里看见了那个布娃娃，菲没有忘记

这一点。弗兰克曾经问起过她，她只是嘟囔着，说女孩子应该有个布娃娃，随后马上就改换了话题。

杰克和休吉在门前的小路上争夺着那布娃娃，他们无情地摆弄着她的榫头。弗兰克只能瞧见梅吉的背影，她正站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哥哥们亵渎艾格尼丝。她那整齐洁白的短袜滑脱下来，皱皱巴巴地缠在她那小黑靴子上，她那粉红色的腿在棕色的丝绒礼拜服下露出了三四英寸。一绺绺精心梳理的髻发在背后耷拉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头发的颜色既不是红色的也不是金黄色的，而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用来扎住额前的髻发、防止它们挂到脸上来的白塔夫绸蝴蝶结肮脏地、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衣服上也沾满了灰尘。她一只手紧紧地抓着那布娃娃的衣服，另一只手徒然地推着休吉。

“你们这些混账小杂种！”

杰克和休吉慌了手脚，拔腿就跑，布娃娃被丢下了，在弗兰克咒骂之际开溜是再明智不过的了。

“你们这些小混蛋，要是再敢碰一碰这布娃娃，让我抓住，我就他妈的打烂你们的屁股！”弗兰克在他们身后大喊大叫。

他弯下身子，双手抱住梅吉的肩头，轻轻地晃着：

“好了，别再哭了！好了，他们已经跑了，我保证他们再也不敢碰你的娃娃了。今天你过生日，对我笑一笑，好吗？”

她鼓起了脸蛋，眼睛眨巴着，她凝视着弗兰克，一双凄然的大眼睛充满了悲伤，这使他觉得嗓子发紧。他从裤兜里抽出一条肮脏的手绢，笨手笨脚地替她擦脸，然后又叠起手绢去拧她的鼻子：

“擤一擤！”

她照他的话做了，泪水虽然快干了，但却还大声抽噎着。“哦，弗一弗一弗兰克，他们把艾格尼丝抢一抢一抢走了！”她哼哼着说道，“她的头一头发全掉了，上面那里好看的‘条’

珠一珠儿也都丢一丢一丢光了！全都掉到草一草一草里去了，我找不着了！”

眼泪又涌了出未，沾湿了弗兰克的手。他望了一会儿被泪水打湿的手，才将那些泪珠舔掉。

“好了，我们得找到它们，对吗？可你知道，哭着是什么也找不到的。你刚刚说错话了吧！我有六个月没听见你把‘小’说成‘条’了！来，再擤擤鼻子，把那可怜的……艾格尼丝捡起来。要是你不给她穿上衣服，她会晒黑的。”

他叫她坐在路边，把布娃娃轻轻地递给了她，然后他趴在草丛里四处寻找着，终于欢呼着举起了一颗珠子。

“看！这是第一颗，我们会全找到的，你等着瞧吧。”

在他拨草寻珠，把它们一粒一粒捡起来的时候，梅吉敬慕地望着她的大哥。后来，她记起艾格尼丝的皮肤一定特别娇嫩，很容易被晒伤，于是就聚精会神地给布娃娃穿起衣服来。看来布娃娃并没受什么真正的损伤。她的头发松散蓬乱，胳膊腿儿叫秃小子们拉扯得非常肮脏，不过还活动如常。梅吉的耳朵上方各卡着一把玳瑁梳子，她拉下来了一把，开始给艾格尼丝流起头来。那头发是真正的人发做成的，灵巧地编结起来，用胶粘在薄纱的底基上，漂染成稻草般的金黄色。

在她生手生脚地动手梳一个大发髻的时候，可怕的事发生了。那些头发一下子全掉了下来，七零八落，乱成一团地卡在梳子的齿牙间。艾格尼丝宽宽的额头上瞬时间什么也不见了，既没有头发，甚至连光脑壳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个可怕的张着口的窟窿。梅吉恐惧地颤栗着，俯身向布娃娃的脑壳里看着。那颠倒的脸颊和下巴的轮廓黯然无光，张开的双唇之间透出一缕光亮，牙齿像是一个黑色的野兽的阴影。这一切的上面是艾格尼丝的眼睛，那是两个咔咔作响的、可怕的小球，一根金属丝无情地刺穿她的脑袋，从眼球上穿过。

梅吉的叫声又高又尖，不像是孩子的叫声了。她一下子扔掉了艾格尼丝，一个劲儿地喊叫着，双手捂住了脸，摇晃着，颤抖着。这时，她感到弗兰克拉开了她的手指，把她抱在怀里，把她的脸按到他的脖子下面。她双手勾着他，从他身上得到了安慰，直到他的亲近使她镇静下来。她感到闻着他身上的气味是那么地舒服，尽管这气味夹杂着马臊、汗臭和铁屑味。

当她平静下来以后，弗兰克叫她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捡起了那布娃娃，迷惑不解地盯着那空空如也的脑袋内部，试图记起他在孩提时代是否受过奇特的恐惧的困扰。但是，在他心头留下了不愉快的阴影的却是人，是他们的窃窃私语和冷眼；是妈妈那消瘦、皱缩的面庞；她拉着他的那双颤抖的手和她的双肩。

梅吉到底看到了什么，使她成了这副样子？他想，要是可怜的艾格尼丝在头发被撕落的时候流血的话，那梅吉就不会如此懊丧了。流血是实实在在的事，克利里家里至少每个礼拜都有什么人要大流其血的。

“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梅吉喃喃地说道，她不愿再去看那布娃娃了。

“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了不起的东西，梅吉。”他咕哝着说道。他的脸紧紧地贴着她的头发。那头发多么柔美，多么丰厚，多么光彩照人啊！

他费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哄她去看艾格尼丝，又用了半个钟头去说服她从那娃娃头顶的窟窿往里看。他指给她看那对眼睛是怎样做成的，怎样仔细地排成一线，既装得妥帖，又能开合自如。

“来吧，现在你该进屋去了。”他对她说道，一把将她抱了起来，把布娃娃插进他俩的胸口之间。“咱们去叫妈妈把她修好，好吗？咱们把她的衣服洗一洗，熨一熨，再把她的头发粘上，我还要用这些珠子给你做几个合用的发卡，这样它们就不会掉下来了，你爱怎么给她梳头就可以怎么梳。”

菲奥娜·克利里正在厨房里削着土豆皮。她是一个略矮于中等个子的非常端庄、相当漂亮，然而却面无表情、神情严肃的女人。她身段优美，尽管下身已经怀过六个孩子，但纤细的腰肢还没有变粗。她穿着灰洋布的衣服，裙裾拖在一尘不染的地板上，胸前围着一条硕大无朋的、浆得发硬的套头白围裙，上腰背后打着一个简洁的、挑不出一丝毛病的蝴蝶结。她从早到晚都在厨房和后园子里转，她那双结实的黑靴子踩出了一条从炉台到洗衣房，到那小片菜地，到晒衣绳，再回到炉台的巡回小路。

她把刀放在桌子上，凝神望着弗兰克和梅吉，她那美丽的嘴耷拉了下来。

“梅吉，今天早晨是叫你不许把衣服弄脏才让你把最好的衣服穿上的。看看，你都成小邋遢鬼儿啦！”

“妈，这不怪她，”弗兰克不服气地说道，“杰克和休吉拿了她的布娃娃，他们想弄明白娃娃的胳膊和腿是怎么活动的。我答应了她要把娃娃修得和新的一样，咱们能办到，对吧？”

“让我看看。”菲伸手接过了布娃娃。

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不喜欢随意多讲话。谁也不知道她脑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就是她丈夫也不清楚。她把管教孩子的事交给了他，除非情况极不寻常，她总是毫无疑议、毫无怨言地照他说的去做。梅吉听见那些男孩子偷偷议论过，说她和他们一样惧怕爸爸，但是，即使这是真的，她也是把这种惧怕隐藏在那难以捉摸的、略显忧郁的平静之中的。她从来不哗然大笑，也从来不怒气冲冲。

菲检查完毕后，把艾格尼丝放到了炉子旁边的橱柜上，望着梅吉。

“明天早晨我把她的衣服洗一洗，再把她的头发做起来，我想弗兰克可以在今天晚上喝过茶以后，把头发粘好，再给她洗个澡。”